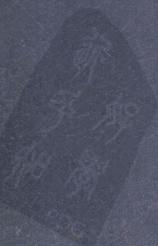


春秋大事表

第三函
第八冊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天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坑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鸛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

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
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爲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
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業而已輯春秋左傳兵
謀表卷第四十六

春秋左傳兵謀表卷四十六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著

潘陽受業唐庚保西崑 參

惠民訓卒知彼知己 設守要害 亟肄疲敵 持重不戰 置設覆 結聲毒人 先人致死 攻瑕必克 亂敵耳目 乘其不備 襲其歸路

僖二十四 傷二十八 文十三年 襄九年 盟莊二十八 隱九年 鄭文七年 令 隱十二年 桓卒 鄭昭元年 太 隱五年 鄭僖三十三

年晉侯入 年城濮之 晉亭桃林 戲之役 年荆伐鄭 伯敗我師 狐之戰 鄭伯入許 伯堅師 原之役 敗燕師 年殺之役

國 戰 晉侯使知武子子元以公子突趙盾曰 類考叔子元曰 魏舒曰 衛人以孟明帥 晉嘉處曰 許之車六百日 使勇 拔若受 取鄭伯 陳亂民 彼徒我 燕師伐 師襲鄭

晉侯始楚子使瑕以守 盟而還 乘伐鄭 而無剛 秦秦則之 旗登 莫有 關車 所遇 鄭鄭祭 蹇叔之 入而教 申叔去 桃林之 帥以 徹入 白執者 嘗寤 義也不 孤以 先心 若先 又 阮以 仲原 繁子 與師

其民二 穀使子 塞杜註 楚人 吾門 及遠 而速去 受寇也 登子 都犯之 必什 共車 洩駕 以哭 而送 年欲用 玉去 宋以 備秦 三分 四市 懸門 之君 爲既 不受 自下 射奔 王卒 必克 困三 軍軍 之曰 晉

之子犯 曰無從 襄三 軍齊 軍與 諸不 發楚 三覆 以矣 而復 之顯 瑕顧 之必 諸阮 又其 前使 人禦 師

曰民未 晉帥 晉 襄三 軍齊 侯之 銳言 而出 待之 戎緩 師棄 叔盈 入亂 蔡衛 克請 皆憂 伯與 必子 殺 知義未 侯在外 城東 陽 者於 我鄭 有人 登食 而先 人有 登周 歷將 先奔 始乃 緩軍 軍其 滑而 還 安其 居十九 年

作執秩衰其卑秋會于垂肆以詰侯盟鬪伯比奪人之御克傷桓卒連其眾曰大敗之帥組甲

以正其振而伐城孟獻罷之多言于楚心薄之于矢流之乘丹莊單楚練三千

官兵懸之服而子日請方以誤文三年王張吾三進師車未絕鼓杞之戰豈惟尤以侵吳

不惑而舍之德城虎牢之旣罷宣復軍而被馳卒奔音日余季梁曰之罪泉滅息吳人要

後用之刑成矣以偃鄭而後以宣復吾甲兵乘晉軍病矣張楚人上亦有焉滅息而擊之

出穀成德立刑知武子三軍繼晉濟河而協以宣十五年侯曰環左君必請藉取楚子如復鄧處

釋宋圍行政成日善冬之必大秦伯伐彼則罷甲執兵左無與之以救息以食

一戰而事時典復會於克之從楚舟取謀我漢宋及楚固即死王遇且死眾計入享送

從禮順威遂城之楚于王官及東之國也病未攻其右之乃使戴息以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敵之何虎牢鄭是平始鄭管人頌為大楚師將及死吾右無良長鬻者息婦歸

桓卒連

杞之戰

莊單楚

滅息

宣復

宣十五年

宋及楚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其眾曰大敗之帥組甲

之乘丹莊單楚練三千

豈惟尤以侵吳

滅息吳人要

宣復而擊之

宣十五年侯曰環左君必請藉取楚子如復鄧處

宋及楚固即死王遇且死眾計入享送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三百被

練三千

以侵吳

吳人要

而擊之

復鄧處

入享送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子襄師

必避之先嚴謝魏絳成

成帥師久請深

桓九年楚

日築室

襄七年

傷三十二

要而擊

德不可未肯用襄七年

師遣吳以待之

命從之

陽復

殺州葵歸

年泓之戰

公子宜

當也命其三襄七年

師者專

宋人懼

楚師

楚師

宋公及

襄三十二

卿之戰

行不獲

登之及

之隊則

李之殺

人既成

年齊伐晉

樂武子

聽而無齊侯禦焉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日楚自行也

上衆誰諸平陰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克庸以師必敗

廣里夙始用子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來其君

沙衛曰晉之謀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無日不

不能戰也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討國人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而訓之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于民生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之不易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禍至之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無日戒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懼之不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可以忘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在軍無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可天方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州來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城鍾離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五年楚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長陘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之隊則

之隊則

齊侯伐

齊侯伐

昭十七年

莫如守

及巴師

舍輸積整蠻軍師納王	聚以貨而不陳使女寬	自公以陳不違守闕塞	下苟有晦在陳杜註備	積者盡而尊合子朝	出之國而加尊	無滯積各願其	亦無困後莫有	人公無關心舊	禁利亦不必良	無貪民以犯天	行之期忌我必	年國乃克之	有節三	駕而楚	不能與	爭	襄十四	年荒漚	
楚師納王	女寬	闕塞	杜註備	子朝												楚	襄十四	日不可	昔今吾

鄢陵戰	楚人坐	寃易震	皆用劍	犯之公	進吳師	然紆我	其前斷
其北門	蕩也若	從之華	從之公	分以禦	老師費	其後之	
樂書曰	而覆諸	多鼓鈞	氏北復	敗宋師	之越子	財亦無	木而弗
楚師輕	山下大	聲以夜	即之厨	子乘止	以三軍	益也乃	殊邾師
窵固壘	敗之	軍之楚	人糗以	齊師乃	潛涉當	駕以待	過之乃
而待之		師必道	裳裹首	還	吳中軍	子上欲	推而歷
三日必	信于八	從之楚	而荷以	文十六年	而鼓之	涉大孫	之遂取
退退而		師皆潰	走日得		吳師大	伯日晉	邾師
擊之必	年城濮之	獲申驪	華登矣	滅庸之	亂遂敗	人無信	定四年柏
獲勝焉		而還	遂敗華			半涉而	
襄六年戰	成十年	里氏于	新庸人	帥	羣蠻以	薄我悔	定四年柏
純門之師	狐毛設	鄢陵復	定四年柏	叛楚麇	人帥百	不如紆	吳于伐
鄭子孔	退之欒	苗賁皇	舉之戰	濮聚于	楚將伐	文十七年	淮汭自
欲去諸	枝使輿	洵曰蒐				邲垂役	楚夾漢
大夫將	曳柴而	乘補卒	夫概王	楚楚人		周甘歌	成謂子
叛晉而	偽遁楚	秣馬利	誘于闕	謀徒于		敗戎于	常日子
起楚師	師馳之	兵修陳	盧曰楚	阪高鶩		其飲酒	與之上
以去之	原軫卻	固列尊	瓦不仁	賈曰我			
楚子庚	溱以中	食中講	其臣莫	往寇亦			
治兵于	軍公族	明日復	有死志	能往不			

邲垂役	楚夾漢	左司馬	周甘歌	成謂子	敗戎于	常日子	其飲酒	與之上
楚夾漢	左司馬		成謂子	常日子				

役

不能與晉爭晉

吳人爲君類能

楚舟師而使之

之役故舉不失

召舒鳩選官不

人舒鳩易方君

人叛楚明臣忠

楚子師上讓下

于荒浦競當是

使沈尹時也晉

壽與師不可敵

祁犁讓事之而

之舒鳩後可

子敬逆

二子而

告無之

且請受

盟二子

復命王

欲伐之

遺子曰

叛晉而

份子是橫擊之戰乃逸先伐之如伐庸

諸卿從狐毛狐楚囚王其卒必夫麋與

鄭伯伐偃以上聞之乃奔而後百濮謂

齊子孔軍夾攻宵遁大師繼我飢不

子展子子西楚

西守二左師潰

子知子楚師敗

孔之謀績

完守入

保子孔

不敢會

楚師楚

師多凍士季使

役徒幾

盡

穿帥七

覆于敖

前故上

軍不敗

楚子使

潘黨率

游闕回

十乘從

也 下我悉方城外

威士年 舟還寒

鄭聚師 大隧直

鄭子罕

將鉏樂

懼敗諸

舍于夫

渠不做

鄭人覆

之敗諸

將鉏樂

年巢役

正且撫令尹子
其民使願請伐
屈體簡吳王弗
東國之許曰吾
兵於召未撫民
陵亦知人未事
之好于鬼神未
邊疆息修守備
民五年未定國
而後用家而用
師禮也民力敗
不可悔
哀羣伍
子姑待
員料越
定四陳
吳王夫
料吳越
于夫椒吳入楚
越子使使召陳
大夫種懷公懷
因吳太公朝國

發獲九奔命子
人焉涉夷以師
于汜而繼之養
歸 叔曰吳巫山以犂彌辭畏楚而
襄王七 乘我喪望晉師曰有先不獲已
年宋之盟 能師也司馬斥從之賞胡沈之
首楚各而不戒險雖所辭曰彼狂陳大
處其偏子爲三不至必賓旅也夫齋壯
伯夙謂覆以待施而誑乃賞犂而頑頓
趙孟曰我我請陳之使彌得敵與許蔡
楚氛甚誘之子乘車者無存尸疾楚政
惡懼難庚從之左實右三禩之七國同
趙孟曰戰于庸僞以旆
吾左還浦大敗先與曳
入于宋吳師
若我何
辛巳將 襄王五 見之畏
盟于宋 其眾也
西門之 乃夜遁
外楚人 年舒鳩之

吳遂射
以繁揚
之師會
于夏洧
越大夫
常壽過
師師會
楚子于
項聞吳
師出遠
啟疆帥
師從之
遠不設
備吳人
敢諸鵠
岸
昭羣蚡
泉夜
莒車夷
以牟婁
陝西求友齋

辛齡以人而問
行成伍焉達滑
負曰不曰吳未
可句踐有福楚
能親而未有禍
務施施楚未可
不失人棄吳未
親不棄可從而
勞與我晉盟主
同環而也若以
世爲仇晉辭吳
晉克而若何公
弗取將曰國勝
又存之君亡非
後悔無禍而何
及弗聽對曰楚
退而告雖無德
人曰越亦不艾
十年生殺其民
惡十年吳日敵
教訓二於兵暴
十年之昔如莽

哀十三年
哀甲趙
孟患之役
昭十三年
以告叔楚令尹
盟于平
向叔向子木伐
曰匹夫舒鳩吳
一爲不人救之
信猶不子木遠
可若合以右師
諸侯之先子驪
卿以爲思桓子
不信必捷子駢
不捷矣子孟帥
且吾因左師以
宋以守退吳人
病則夫居其間
能致死七日子
與宋致疆曰久
死雖倍將墊隘
楚可也隘乃禽
也
以其私甲車四

與陳必
先奔三
國敗諸
侯之師
乃搖心
矣諸侯
乖亂楚
必大奔
從之賊
于雞父
以罪人
三千先
犯胡沈
與陳三
國亂吳
師擊之
獲胡沈
之君及
陳大夫
舍胡沈
之囚使
奔許與

昭十三年
昭十三年
晉藏肥
及防莒
來奔莒
人來討
不設備
叔弓敗
諸紛泉
莒未陳
也

後吳其
為洛乎

而未見
德焉天

其或者

正訓楚

也禍之

適吳其

何日之

有陳侯

從之

定十三年

垂葭役

齊侯衛

侯次于

垂葭使

師伐晉

將濟河

郟意茲

曰銳師

伐河內

黃池盟

卒誘之
千乘在

秋七月
以待我

辛丑盟
不然必

吳晉爭
為吳禽

先趙鞅
五人以

呼司馬
其私奪

寅曰日
先擊吳

軒矣大
師吳師

事未成
奔登山

二臣之
以望見

罪也建
楚師不

鼓整列
繼復逐

二臣死
之傅諸

之長幼
其軍簡

必可知
師會之

也對曰
大敗吳

請姑親
師遂滅

之反曰
舒鳩

肉食者
華登以

無墨今
吳師救

吳王有
定七年

兵謀
華氏齊
烏枝鳴

蔡頓曰
吾君死
矣師操
而從之
三國奔
楚師大
奔

申人之役

鮮虞人

聞晉師

之悉起

也而不

警邊且

不設備

晉荀吳

自者雍

以上軍

侵辭虞

及中人

驅衝競

大獲而

歸

昭十七年

晉懿公

晉侯使

屠刷如

陝西求友齋

傳必數	日而後	及絳絳	不三月	不能出	河則我	既濟水	矣乃伐	河內	哀羣吳	師在陳	楚大夫	皆懼子	西日二	三子恤	不相睦	無患矣	矣昔闔	廬食不
-----	-----	-----	-----	-----	-----	-----	-----	----	-----	-----	-----	-----	-----	-----	-----	-----	-----	-----

墨國勝	乎太子	死乎且	夷德輕	不忍久	請少待	之	齊師未	師齊師	聞之墮	伏而待	之處父	曰虎不	圖禍而	必死苦	夷曰虎	昭二子	於難不	待有司	余必殺	女虎懼	乃還不
戊宋廚	人殺曰	先人有	季桓子	公斂處	父御蓋	齊師未	齊師未	齊師未	聞之墮	伏而待	之處父	曰虎不	圖禍而	必死苦	夷曰虎	昭二子	於難不	待有司	余必殺	女虎懼	乃還不

周請有	事於雒	與三塗	長弘曰	峇容猛	非祭也	其伐戎	孚君其	備之九	月丁卯	晉荀吳	帥師與	自棘津	使祭史	先用牲	子雜陸	譚弗知	師從之	庚午遂	滅陸渾	耶十八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味居

不重席

室不崇

墾勤恤

其民而

與之勞

逸是以

民不罷

勞吾先

大夫子

常易之

所以敗

我也今

聞夫差

珍異是

寒觀樂

是務觀

民如警

而用之

日新夫

先自敗

也已焉

附敗

設聞用謀

隱羣鄭

伯克段

太叔完

聚繕甲

兵具卒

乘將虜

鄭夫人

將敵之

公聞其

滅我蠻

蠻子赤

地楚司

折與狄

戎以臨

上誰左

師軍于

和右

野使

謂陰地

之命大

邾入郟

邾人藉

稱邾人

邾邾邾

人將閉

門邾人

羊羅攝

其首焉

遂入之

盡俘以

歸

邾入郟

邾人藉

稱邾人

邾邾邾

人將閉

門邾人

羊羅攝

其首焉

遂入之

盡俘以

歸

年

昭王三

年

六月荀

吳略東

陽使師

邾入郟

邾人藉

稱邾人

邾邾邾

人將閉

門邾人

羊羅攝

其首焉

遂入之

盡俘以

歸

春秋左傳

卷一百一十六

七

陝西求友齋

能敗我

哀十四年

陳恆弑君

孔子三

日齊而

請伐齊

公曰魯

為齊弱

久矣子

之伐之

將若之

何對曰

陳恆弑

其君民

之不與

者半以

魯之眾

加齊之

年荆伐鄧

益曰晉國未寧

子元以安能惡

車六百於楚必

乘伐鄧速與之

入自統遂執戎

門及達燹子與

市諸侯其五大

救鄭楚夫以界

師夜遁楚師于

鄭人將三戶

奔桐丘

謀告曰

楚幕育

烏乃止

僖三十五

年衛甯

衛人將

伐邢

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昭二十四

年舟師

役

楚子為舟師以

略吳疆

越大夫

胥犴勞

王于豫

章之汭

王及圍

陽而還

吳人踵

楚而邊

也

至日不
得其守
國不可
得也我
請昆弟
仕焉乃
往得仕
春伐邢
二禮從
國子廼
城掖以
赴外殺
之正月
丙午滅
邢

僖三十五

年秦襲

邾

遂滅巢
及鍾離

定四年

從楚師

及清發

夫概王

曰困獸

猶鬪況

人乎若

知不免

而致死

必敗我

若使先

濟者知
免後者
慕之蔑
有鬪心
矣半濟
而後可
擊也從

陝西求友齋

楚闕克
屈樂寇
以申息
之師成
商密秦
人過析
隈入而
係與人
以圖商
密昏而
傅焉宥
坎血加
書偽與
子儀子
邊盟者
商密人
懼曰秦
取析矣
戌人反
矣乃降
秦師

之及敗
之
喪二年吳
遷蔡
吳洩庸
如蔡而
遂納師
師畢入
衆知之
蔡侯告
大夫殺
公子駟
以說哭
而遷墓
冬蔡遷
于州來
哀羣楚
襲梁霍

昭三年

楚然靈

觀從以

蔡公之

命召子

千子留

及郊而

告之情

強與之

盟入襲

蔡蔡公

將食見

之而逃

觀從使

于于食

坎用牲

加書而

速行已

徇於蔡

曰蔡公

楚人將

謀北方

致祭於

負函致

方城之

外於繪

關曰吳

將沂江

入郢將

奔命焉

為一昔

之期襲

梁及霍

圍蠻氏

蠻氏潰

陝西求友齋

新書
PDG

召二子
將納之
與之盟
而遣之
矣將師
而從之
康奉蔡
公帥陳
蔡不義
許葉之
師以入
楚
哀士年
白公亂
楚太子
建適鄭
又適晉
與晉人
謀襲鄭
乃求復

春秋兵謀表卷之四十六終

皆鄭人復之如
加管子
使謀子
于水請
行而期
為子木
暴虐于
其私色
色人訴
之鄭人
省之得
管謀焉
遂殺子
木

鄭子木

陝西求友齋校刊

齊東野語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夏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蓋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己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詰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斷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深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爲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筮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

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同車與疇兮贈答韓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筮史之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

輯左氏引據詩書易三經表第四十七

春秋三經表卷之四十七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金匱

俞魯瞻岱巖 參

易

莊二十二年閔元年晉滅閔二年成季僖十五年晉又戰韓傳

陳敬仲奔齊耿滅霍滅魏以僖公適邾秦戰韓傳

傳

傳

傳

初晉獻公筮葬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曰士封羊亦無益也

敬仲之少也周史有畢萬筮仕于晉遇屯成季之生桓公使筮下徒父筮之吉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

女承筐亦無貳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貞風也其悔山也之離亦離之震爲雷

曰是謂覆國之尤利其必蕃昌震爲土車用賈于王此其代陳從焉足居之兄長之

歲云秋矣表落其實爲火爲麻敗墟車說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其覆火焚其旗不利

有國乎不在此其在母覆之京歸之六體聖國非此其身在於不易合而能同安而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能殺公侯之卦也

行師敗于宗正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

巽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子土上山也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僖二十五年宣六年鄭公宣十二年晉成十六年晉襄九年穆姜

晉侯勤王傳子曼滿傳楚戰于郟傳楚戰于鄢陵薨東宮傳

子犯筮之遇大有之匪王子伯廖評欲爲知莊子曰周易有之
駟曰吉遇公用享于鄭伯廖告人曰無德在師之臨曰師出以
天子之卦天爲澤以而食其在周易豐之律否臧凶執事順成交
當日天子降心以遊離弗過之矣

傳
始往而筮之遇艮之
八史曰是謂艮之隨
石必速出姜曰亡是
高城逆爲否東散爲遇復曰南國賦射江于周歸曰隨元亨利

從姑六年其遁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虛

公不亦可乎大有去
睽而復亦其所也

襄二十五年 襄二十八年 昭元年 晉侯 昭四年 叔孫 昭七年 衛立

齊崔杼娶棠諸侯如楚傳有疾傳

豹卒傳

靈公傳

姜傳

子木叔歸復命告子晉侯求醫于秦秦伯穆子之生也莊叔以衛襄公嬖人嬖始生

筮之遇因之大過示 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近女室疾如蠱趙孟 陳文子文子曰夫從 迷復內其楚子之謂曰何謂蠱對曰在周將行而歸為子祀以孔成子以周易筮之 風風聞妻不可娶也 子欲復其願而棄其易女惑男風落山謂 且其餘曰困于石據 本復歸無所是謂迷之蠱 以餒死明夷口也曰又曰余尚立勢遇屯 之數十故有十時明之比以示史朝朝曰 夷之謙明而未融其元亨又何疑焉成子 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曰非長之謂乎對曰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康康之名之可謂長矣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蓋非人也將不列于 為言敗言為淺純離宗不可謂長且其辭

弱川壘為澤有律以元王中厥目國滅王 與无咎元德之長也 如已也故曰律否滅傷不敗何待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 且律竭也盈而以過 和也貞事之幹也有 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四德者隨而无咎我 不行之謂臨 皆無之豈隨也哉必 死于此弗得出矣

于羨祭入于其宮不復 見其妻凶困于石往 不濟也據于羨慕所 恃傷也入于其宮不 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春秋左傳卷之三 經 二 陝西求友齋

昭十二年南哀九年宋公

蒯畔季氏傳伐鄭傳

南蒯枚筮之選坤之管道換卜於鄭陽虎
比曰黃裳元吉以爲以履易筮之遇泰之
大吉也示子服惠伯需曰宋方吉不可與
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也微子啟帝乙之元
伯口忠信之事則可子也宋鄭甥易也社
不然必敗易不可以祿也若帝乙之元子
占險將何事也且可歸妹而有吉祿我安
飾乎中美能黃上美得吉焉乃止
爲元下美則裳參成
可筮猶有關也筮雖
吉未也

爲牛故曰其名曰牛曰利建侯嗣吉何建
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建非嗣也二卦皆云
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其建之
子後乎吾子亞卿也
抑少不終

占易共十七

詩

僖二十三年 文四年 衛甯文七年 晉先文十三年 鄭成九年 季文

晉公子重耳 俞來聘傳 蔑奔秦傳 伯會公棐傳 子致女傳

適諸國傳

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先蔑之使也詩林父鄭伯與公宴于棐于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及彤弓不辭又不答止之弗馳為賦板之寡君未免于此文子五章得美再拜曰大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拜使行人私露對曰月超景曰重耳拜賜晉諸侯朝正于王王公子降拜稽首公降袞樂之于是乎賦湛一版而辭焉衰曰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構所以佐天子者命獻其功王于是乎賜重耳重耳敢不拜

賦四月子家賦載馳天勤辱不忘先君以之四章文子賦采薇及嗣君施及未亡人之四章鄭伯拜公答先君猶有望也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弓天子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襄四年 穆叔 襄八年 范宣 襄十四年 會 襄十四年 伐 襄十四年 衛

如晉傳

子來聘傳

于向傳

秦傳

侯出奔傳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公享之宣子賦標有范宣子將執戎子駒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孫闕入使公飲之酒之三不拜工歌文王楊季武子曰誰激哉支戎子賦青蠅而退子賦勉有苦葉叔向使太師歌巧言之卒之三又不拜歌鹿鳴饗于草木寡君在君宣子使帥事于會退而具舟之三三拜使行人問君之臭味也歡以承之對曰三夏天子所命何時之有武子賦以享元侯也使臣弗角弓實將出武子賦敢與聞文王兩君相彤弓宣子曰威讓之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彼我先君文公獻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子衡雍受彤弓于襄也敢不拜嘉四牡君王以為子孫臧句也所以勞使臣也敢不先君守官之嗣也敢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不承命

使臣曰必諾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諫咨難為謀臣復五善敢不重拜

秦傳

侯出奔傳

襄十六年穆襄十九年季襄十九年穆襄二十年季襄二十六年

叔聘晉傳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

文獻子曰偃知罪矣

見范宣子賦鴻鴈之

卒章宣子曰句在此

敢使魯無鳩乎

武子如晉拜

師傳

晉侯享之范宣子賦

黍苗季武子與再拜

猶首曰小國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

雨焉若常膏之其天

下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

叔會柯傳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於敬

不承命

武子如宋報齊侯鄭伯如

聘傳

猶師段逆之以受享齊侯鄭伯為衛侯故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如晉晉侯兼享之晉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侯賦嘉樂國景子相

公享之賦魚麗之卒齊侯賦蓼蕭子展相

章公賦南山有臺武鄭伯賦褊衣叔向命

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晉侯拜二君曰寡君

敢拜齊君安我先君

之宗祧也敢拜鄭君

之不貳也國子賦鸞

之柔矣子展賦將仲

子兮晉侯乃許歸衛

侯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 襄二十九年

齊慶封來聘

會于虢傳

楚遠罷如晉齊慶封來奔

公在楚傳

傳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

澠盟傳

傳

公遷及方城聞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樂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子太叔二子石從趙晉侯享之將出賦既叔孫穆子食慶封汜成伯賦式微乃歸

醉叔向曰遺氏之有祭穆子不說使工為後子楚國也宜哉

之誦茅鴟亦不知

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鷄之實責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

况在野乎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

騶虞趙孟曰吾子之患也即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卒享文子謂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其餘皆數世之生也子展其後亡者也

昭元年會于夏四月鄭享昭二年韓宣昭三年鄭伯昭十二年宋

魏傳

晉魯曹之天子來聘傳

如楚傳

華丁定來聘傳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

夫傳

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卒章韓子賦角弓

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之為賦麥蕭弗知

以田江南之夢

之二章事畢趙孟謂

趙孟叔齊豹曹大夫

武子拜曰敢拜子之

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王矣何如對曰其可

哉雖可不終

趙孟賦瓠葉子皮遂

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曰趙孟欲一獻子皮

曰敢乎穆叔曰夫人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以無志角弓遂賦甘

醴終乃晏穆叔賦鷦

棠宣子曰起不堪也

又賦采芣日小園為

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紫大國省穉而用之

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其何實非命子皮賦

野有死麇之卒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

弟比以安尤也可使

無吠

三經

五

昭十六年鄭 昭十七年小 昭二十五年

六卿餞韓宣 邾子來朝傳 叔孫婁聘宋

子傳

公與之燕季平子賦
采菽穆公賦菁菁者

傳

宣子曰請皆賦起亦
以知鄭志子蕢賦野
有蔓草宣子曰蕢子
善哉吾有望矣子產
賦鄭之羔裘宣子曰
起不堪也子太叔賦
褰裳宣子曰起在此
致勤子至于他人乎
子太叔拜子游賦風
雨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柳賦揮兮宣子喜
曰鄭其庶乎賦不出
鄭志皆獻焉而賦
我將子產拜使五卿
皆拜

我昭子曰不有以國
采公享昭子賦新宮
昭子賦車轄

賦詩共二十八

尙書

隱六年鄭伯莊八年邾降僖五年晉假僖二十三年僖二十四年

侵陳傳

齊師傳

道伐虢傳

晉懷公殺狐鄭殺子臧傳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夏書曰皋陶邁種德火之燎于原不可鄉德乃降

宮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彛大明服已則不明而臧之服不稱也夫夏

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邇其猶可撲滅杜註夏書逸書也

易物性德繫物

僖二十七年文五年晉陽文七年晉卻宣六年赤狄宣十五年晉

晉侯作三軍處父聘衛傳 缺謂趙宣子伐晉傳 侯賞中行桓

傳

反過爾爾贏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贏

傳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殺

子傳

謀元帥趙衰曰卻縠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卻缺言于趙宣子曰其貫將可殛也周書羊舌赤說是賞也曰可臣亟聞其言矣說剛克高明柔克夫子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曰殛戎般此類之謂周書所謂庸庸厥祇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經 陝西求友齋

禮樂而教詩書夏書
曰賦納以言明賦以
功君其試之

登之其不沒乎

今已賤矣可以歸之也

吉謂此物也夫

成二年申公成十六年晉成十六年晉襄十三年晉襄二十一年

巫臣諫納夏楚戰鄢陵傳卻至獻楚捷侯蒐于緜上邾庶其以漆

姬傳

范文子立子戎馬之前曰君功諸臣不佞

傳

傳

闕正來奔傳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

前日君功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季其亡乎位子七人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而求掩其上怨惡為汰弗敢違也可謂之徵也而後可以之所聚亂之本也夏書曰一人有慶兆民罔不在茲

有德之謂

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賦武仲曰在上位者

之謂乎

是圖

之謂乎

帝之功將謂由已豈也

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六年襄三十一年襄三十一年昭十四年叔

臧紇奔邾傳 蔡聲子復楚 公作楚宮傳 衛北宮文子向斷獄傳

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

伍舉傳

蔡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其獄叔魚受賂蔽罪

論楚令尹傳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韓宣子命叔魚斷

有由也作不順而施 登子曰善為國者寬不愾也夏書曰念茲不愾而刑不濫若不愾適楚必死是宮大國畏其力小國懷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在茲順事恕施也

幸而過虛備無虛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已惡而掠美為魯會以敗官為墨殺人不足為賊夏書曰魯蠻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

哀六年楚子哀十一年吳

軫卒傳 將伐齊傳

孔子曰楚昭王郊天子齊諫吳王曰越在道矣其不失國也宜我心腹之疾也不如

歲夏書曰惟彼陶唐早從事焉使醫除疾帥彼天常有此冀方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賦而亡又曰允出共有顛越不共則劇茲在茲由己率常可參無遺育無俾易種矣

于茲邑

引書據義共二十一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卽令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斥周禮爲僞者心輒惡之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爲漢儒傳會卽儀禮亦未敢信爲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疏數幣賦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爲之殺而適

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爲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僉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卻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考據各以當時大小疆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懵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年始而信

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真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有請以質當
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乾隆十三年二
月中浣五日復初氏識

春秋三經表卷之四十七終

陝西求友齋校字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莫如作長厯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識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旣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旣葬博士張清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卽吉陳達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

詔更詳議時預爲向書建議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旣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晏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旣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具議爲奏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外多怪之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勒令天下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徇名失實以爲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會盟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可通行爲短喪者立赤幟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哉嗚呼元凱釋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二爻經術之誤害于政事千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輯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第四十八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卷四十八

錫山

顧棟高復初輯

安東受業程 樊是若 參

隱元年秋七僖三十三年宣十年冬齊襄九年八月襄十六年葬

月宰咺歸賵葬僖公傳凡侯使國佐來癸未葬我小晉悼公傳平

傳弔生不及君薨卒哭而聘君穆姜冬十公卽位改服

哀 耐耐而作主杜註既葬成二月同盟于脩官烝于曲

杜註諸侯以特祀于主君故稱君命戲晉侯以公沃晉侯與諸

上既葬則衰杜註既葬反使宴問公年曰侯宴于温

麻除無哭位虞則免喪故可以冠矣大杜註既葬改

諒闇終喪云卒哭言凡夫盍爲冠具喪服脩官選

胡氏曰雖葬先君向
爲嗣子蓋未踰年未

成君也杜氏謂既葬
成君失之矣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

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

秦始皇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

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尚

書集議唯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

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預證據所依預曰春夜十四日同在一月

秋晉侯享諸侯于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卒哭哀麻除此言虞

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唯歸則畢乃免喪免喪後日

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喪服諸侯為天

卿大夫

以上不通于

君者謂諸侯

呂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

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闕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葵正之會宋公稱宋子惠公之葬既速又未踰年而逃使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案杜氏謂既葬成君是即其既葬免喪之錯則無所不

及兄弟之國有泃梁之會而假備焉及故速葬

衛冠于成公

之廟

案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為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燕祭與諸侯宴且使

季武子對曰賢能禮諸侯

君冠必以裸五月而葬既

享之禮行之葬卒哭作主

以金石之樂然後烝嘗于

節之以先君廟今晉踰月

之祧處之今葬作主而烝

寡君在行請祭傳言晉將

及兄弟之國有泃梁之會

而假備焉及故速葬

衛冠于成公

之廟

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乎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諫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禮景王不誠其除喪而議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違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經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蓋天子之位至尊萬歲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謝祭于廟則

舉冠是嘉禮之大者諸大夫雖貴高厚之而穆姜為襄公適祖敬詩不類晉之君臣母當服承重三年今于楚無人心矣而孔以五月既葬免費便氏於昭十五年傳云可舉行冠禮比宴樂皆無讓此尤悖義傷更甚此當日諸侯失教之大者禮之大者而孔氏于耶十五年傳以為傳皆無讓此逢迎杜註之失而尤害理也

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亮陰終制此定禮也議奏詔從之

昭十二年晉昭十五年景

附 尚書說命

附 論語子張

侯享諸侯子王葬穆后傳王宅憂亮陰

曰書云高宗

產相鄭伯請十二月晉荀三祀

諒陰三年不

免喪而後聽躒如周送葬孔傳陰默也言何謂也子

命六月葬鄭既葬除喪以居憂信默三日何必高宗

簡公 文伯宴叔向年不言

古之人皆然

杜註子產辭曰三年之喪

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故為默不言信謂信任冢宰也案杜議

君薨百官總

享為簡公未雖貴遂服禮

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君聽于冢宰

已以聽於冢

葬故明既葬也

信獻而不言鄭玄以

宰三年

則爲免喪

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命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僖于楚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于情可許諸侯相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杜註天子諸

侯除喪當在

卒哭今王既

葬而除故讖

其不遂

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讖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註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與葬共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略言之以葬是大禮書于經故也

諒闕爲凶盧孔安國及杜預俱不用

何註孔曰三

年喪畢然後

王自聽政

邢昺疏曰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喪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古者天子諸侯齊斬既葬除服諒闕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也
案邢氏疏論語亦引杜氏之說謂既葬除服心喪三年用爲證據杜氏作備之罪不小

又曰王一動

而失二禮

杜註謂既不

遂服又設宴

樂

正義曰以喪服將終
早除猶可宴樂必不
可也襄十六年葬晉
悼公平公卽位與諸
侯宴于溫襄九年八
月葬我小君穆姜其
年十二月晉侯以公
宴于河上傳皆無議
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己上係杜氏論禮之誤其說具見敘中孔氏云旣葬除喪唯

杜有此說則孔氏已心非之矣

桓十五年邾桓十六年傳莊三十二年宣八年楚人成九年城中

人牟人葛人衛宣公使伋城小穀滅舒蓼城

來朝子如齊使盜杜註今濟北杜註舒蓼二杜註魯邑在

杜註牟國今待諸莘將殺穀城縣後為國名東海廩丘縣

泰山牟縣彙之管仲采邑孔氏正義曰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西南

纂以為今濟杜註莘衛地素左氏章于齊桓城名案釋例土地名有舒蓼舒舒蓼舒庸舒

南府東二十陽平縣西北謂此年城小穀即此鳩以為五名則與文後漢書志當作厚工

里有牟城有莘亭六見皆止稱穀無稱後更復故楚今更滅工是齊邑左傳襄二

案杜佑通典登州治趙氏鵬飛曰舒同宗十四年齊烏餘以廩

蓬萊縣春秋時牟子而異國故謂之羣舒郡廩丘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譌作廩字而舊唐書志云

晉火大事表 卷四十八 杜註正譌 陝西求友齋

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杜註云東夷國在城陽黔

歐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魯更遠介可來朝何

獨于牟而疑之乎當以通典之言為定杜註非也

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

觀臺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

自直接則莘為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

閱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

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為齊地此看傳文不

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

皆得有之是時晉師

師于莘

杜註莘齊地

案杜氏以莘兩屬齊衛非也陽平西北有莘亭道險自衛適齊必由之道輿地志

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

觀臺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

自直接則莘為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

閱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又以

從齊師三字遂更指為齊地此看傳文不

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

皆得有之是時晉師

功于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未見有功

之迹安得為晉仲城之孫氏復謂宜從穀

梁註為魯邑曲阜縣西北有小數城杜註

殆傳會左傳而誤也互見三傳異同表

亦兩國乎

案木訥之言甚當杜註兩國正義謂轉寫

之誤是矣更引土地名謂有舒羣舒舒蓼

舒庸舒鳩以為五名更誤羣舒猶言眾舒

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與文五年滅蓼同

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更滅之尤謬蓼與

因杜註而譌矣

案沐陽兩漢書及晉書志俱云東海郡厚

工縣南齊志曰北東海郡厚工縣至後魏

始置沐陽郡後周改為沐陽縣以其地在

沐水之陽也唐屬海州至今不改輿地志

云厚工廢縣在沐陽縣北六十里又後漢

志厚工縣註云左傳城中城杜預曰縣西

南有中鄉城是魯中城之為厚工厚工之

為沐陽源委然然而杜註厚工之為為廩

工無疑矣東郡廩工縣在今山東曹州府

湖陽城在今河南南

范縣東南七十里係齊邑與魯無預一云

自衛來至齊疆終是
回護杜氏之說耳詳
見都邑表

襄三年傳楚昭五年傳吳昭十二年傳昭二十一年定十年公會

子重取鳩茲敗楚于鵠岸晉荀吳僞會傳敗華氏于齊侯于夾谷

至于衡山杜註廬江舒齊師者假道新里杜註卽祝其

杜註鳩茲吳縣有鵠尾渚于鮮虞遂入杜註華氏所

陽府唐縣南八十里中城魯內城先儒及
文五年傳楚滅蔡杜近日方望溪先生俱
註安豐縣在今河從此說應蓋存之
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又案先儒云晉城中
北此年楚人滅舒蔡城因楚伐莒莒潰以
杜無註高氏地名攷無備故故懼而滅之
爾今江南廬州府廬縣舊祀郟邑在海州贛
江縣西故舒城本爲桐縣而晉中城邑在
三國地亦遼遠若以海州沐陽縣二邑本
爲卽文五年所滅之鄰近楚伐莒事又在
蔡杜明註在安豐與本年情事想當有之
吳越地懸隔如何下
文云盟吳越而還乎
杜誤孔更誤

邑在丹陽燕

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有鵲亭即杜預所云也然遂射自夏汭出

湖縣東衡山

遠敬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

在吳興烏程

案杜註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烏程為今浙江湖州府附郭時吳郡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尚三四百里楚兵不當途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縣南

也此說可通今江南太平府繁昌縣西南大江中有鵲尾洲又池州府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故江曰鵲江岸曰

昔陽秋八月

取邑

榆縣西五里即春秋時夾谷漢為縣宋省

壬午滅肥

案下文云翟僕新居于新里既職說甲于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公而歸華姓居于公志則云祝其利城二

杜註鮮虞在

里亦如之意亦城內縣寄治于京非本縣里名如子產居東里矣賴榆北至曲阜魯之類耳且前云華氏都有三百餘里而齊

中山新市縣

居盧門以南里叛宋更在魯北齊強魯弱取舊庸及桑林之門豈能屈駕至魯之南

昔陽肥國都

以守則已與宋分國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而居安所事邑大然其國都而會齊于

樂平沾縣東

之後仍圖南里明年齊之南鄙耶舊說以

有昔陽城又

始從南里出奔楚是齊南府淄川縣西南

云鉅鹿下曲

華氏始終不離宋城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臺為齊魯會盟

陽縣西有肥

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

累城

魯若此之遠而以秦

高氏曰漢沾縣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地

妾府萊蕪縣有夾谷哈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在本行之東去中山
絕遠劉炫駁杜曰齊
在晉東偽會齊師當
自晉而東行假道解
虞遂入昔陽則昔陽
在解虞之東明矣樂
平沾縣在中山新市
西南五百餘里何當
假道于東北之解虞
而反入西南之昔陽
也既入昔陽而別言
滅肥則肥與昔陽不
得爲一安得以昔陽
爲肥國之都昔陽既
是肥都何以復言鉅
鹿下曲陽有肥累城
謂肥名取于彼乎肥
爲小國境必不遠豈
肥名取鉅鹿之城而
建都于樂平之縣也
二十二年傳云荀吳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

若海州贛榆則斷並
是也齊魯以泰山爲
界史記明云其陽則
魯其陰則齊豈有越
今山東兗州沂州二
府而遠會于江南之
海州乎勢則不便于
情爲非宜此蓋與楚
子重克鳩茲至于衡
山謂衡山在烏程縣
南同一誤也

息于昔陽之門外遂
翼鼓滅之則昔陽之
爲鼓都信矣既云鼓
都何以復云肥都是
說也孔穎達嘗反覆
辨之意在回護杜氏
輾轉支離至末後之
說仍依然折而入子
劉蓋杜見滅肥之文
繫于入昔陽之下遂
疑昔陽爲肥都而不
復計其乖于滅鼓之
傳今案前後漢志及
水經注所稱皆同劉
說當從之
案高氏此條極爲精
細肥國都當以杜註
鉅鹿下曲陽爲是樂
平沾縣之說非也劉
炫云肥鼓並在鉅鹿
鼓都在真定府晉州
州治卽隋鼓城縣開

皇十八年以昔陽縣
改置足知昔陽爲豢
都非肥都也肥都在
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七里魏收志藁城有
肥累卽杜註鉅鹿下
曲陽北之肥累城也
昔沾縣之昔陽乃在
今山西平定州樂平
縣東五十里俗呼夕
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己上係杜氏地里之誤

桓十六年冬莊二十五年僖五年春晉僖十年春王僖十五年十

城向 六月辛未朔侯殺其世子 正月晉里克有一月壬戌

杜註傳曰書日有食之鼓申牛傳四年弒其君卓傳晉侯及秦伯

時也而下有用牲于社傳十二月戊申九年十一月戰于韓獲晉

正義曰杜註既以冬牲以救之是特發例屬之十一月但十一月杜以為置閏失所實月水星昏猶未正故非六月誤矣下文秋復推校歷數此年閏大水鼓用牲于社于在六月節氣須早一月而正十一月可以言豈亦非常月乎

與土功書時非傳誤也

案經書冬而下有十一月是夏正八月正是時書之以示讓也若以為時則常事不書矣桓公篡弑之君舉動亥作固所應有何必曲為解釋今斷云傳誤

已上係杜氏時日之誤

殺大夫書名

僖七年鄭殺僖十年晉殺僖十一年晉僖三十年衛文九年晉人

其大夫申侯其大夫里克殺其大夫丕殺其大夫元殺其大夫元

杜註申侯專杜註奚齊先鄭父

咺

都

利而不厭故君所命卓子杜註以私怨杜註咺見殺杜註以作亂

稱名又以在國嗣謀亂國故書稱名者訟君討故書名

位未為無道名

求直又先歸

而里克累弑

立公子瑕故

二君故稱名

罪之

以罪之

案杜此解尤謬儒若君無道弑君之賊將稱字以褒之乎

文十年楚殺

宣九年陳殺

宣十三年晉

宣十四年衛

成八年晉殺

其大夫宜申 其大夫洩冶 殺其大夫先 殺其大夫孔 其大夫趙同

杜註謀弑君 杜註洩冶直穀

達 趙括

故書名 諫於淫亂之 杜註書名以 杜註書名背 杜註傳曰原

朝以取死故罪討 盟于大國罪 屏咎之徒也

不為春秋所 貴而書名 明本不以德

貴而書名 見討故從告 義自居宜其

正義曰情色之惑君 不能得之于臣父不 能得之于子洩冶違

無匡濟遠策退不能 危行言孫忘讎氏可 卷之德死而無益故

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 傷名教洩冶不能

早諫則可至謂其直 辭而稱名 案杜此解亦牽強同

括為莊姬所譖而死 無以系之辭乃根究 郵戰一事所謂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也拘 臺之弊至于如此

諫取死不為春秋所貴是以臧歎初容者為賢以損軀犯難者為不肖也孔氏謂其懷寵不去王氏經世有言必欲皆為子袁叔胙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之言而正義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治不得同于比干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外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為世教之罪人歟

成十六年楚襄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其大夫公子

子側

壬夫

襄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襄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陳殺其大夫衛殺其大夫

公子追舒

慶虎及慶寅甯喜

杜註子反背杜註書名罪

杜註書名者杜註書名罪杜註甯喜弑

盟無禮卒以其貪

寵近小人貪其專國叛君剿立衍衍今

敗師故書名

而多馬爲國

雖不以弑剿

所患

致討于大義

宜追討之故

以國討爲文

而書名

昭二年鄭殺昭五年楚殺昭八年陳人昭二十七年

哀二年蔡殺

其大夫公孫其大夫屈申殺其大夫公楚殺其大夫

其大夫公子

黑

杜註書名罪子過

卻宛

駟

杜註書名惡之

杜註與招共杜註無極楚杜註懷土而

之

殺偃師書名之讒人宛所欺大國故罪

罪之
明知而信近而書名

小人以取敗

故書名

案杜此解尤無聊據傳卻宛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桓二年宋督莊十二年宋儋十年晉里

弑其君與夷萬弑其君捷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孔及其大夫仇及其大夫荀

父

牧

息

杜註孔父稱杜註仇牧係杜註荀息本

名內不能治 宋卿不警而無遠謀從君

其闔門外取 遇盜故書名 子昏故稱名

怨於民身死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樂勤息從君子昏信君之難乃曰無善可有之然以為稱名之

而禍及君故 襄可乎君前臣名自故則非也杜蓋與孔是書法應爾杜氏每文孔敬同一誤

貶之 以名字為喪取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

劉氏敞曰春秋己名之故曲為之說以貶其君子上不得字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臣子下所謂君前臣以書字之故此為之名禮之大節也如杜說以哀之其病甚大之意乃當名君字大夫願倒人倫乎

大夫出奔書名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三年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八年 襄三十年 鄭

晉欒盈出奔 臧孫紇出奔 陳鍼宜咎出 衛石惡出奔 夏霄出奔 許

楚

邾

奔楚

晉

杜註嗜酒荒

杜註盈不能杜註書名者杜註慶氏之杜註甯喜書淫書名罪之

防閑其母以阿順季氏廢黨書名惡之名惡之

取奔亡故書長立少以此

名

奔亡罪之

昭元年楚公昭六年宋華昭十二年公昭十五年蔡昭二十年宋

子比出奔晉合比出奔衛子愁出奔齊朝吳出奔鄭華亥向寧華

杜註書名罪杜註合比事杜註書名謀杜註朝吳不定出奔陳

之

君不以道自亂故

遠讒人所以杜註與君爭

案楚圍弒君而比出

劉氏傲曰愁患季氏

見逐而書名而出書名惡

齊有何可罪孔氏逢

罪之

強公室弱與公謀去

季氏此則季氏之仇

之

迎杜意乃曰齊崔氏

宋司城無罪則書氏

而魯之忠臣矣謀逆

萬萬無可罪而杜乃

審官比無罪狀第出秦合比爲寺人柳所事變卒爲強臣所逐謂其不遠譏人是朝
奔無可善無可惡卽帶而奔無辜之甚孔豈謀亂者哉苟使臨吳于死後更受一重
是罪比得無叫冤于
地下乎

柳求媚于太子而欲乎
殺君之寵臣是宜罪
此真所謂羅織也

定四年楚襄定十年宋樂定十四年衛哀四年蔡公哀十一年陳

瓦出奔鄭大心出奔曹趙陽出奔宋孫辰出奔吳轅頗出奔鄭

杜註書名惡杜註書名罪杜註書名者杜註弑君賊杜註書名貪
之其稱疾不適親富不親仁之黨故書名也

晉衛公孟彊出衛世叔齊出

宋公子地出奔陳奔宋

奔陳杜註書名與杜註書名淫

杜註貪弄馬蒯贖黨罪之也

以距君命書

名罪之

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

杜註辰忿而

將大臣出奔

仲佗石彊爲

辰所率帥俱

稱名罪之也

已上係杜氏稱名之誤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乃以稱

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大
夫奔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以稱名爲貶至以公子慤之爲國
除惡與欒盈夏吾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焚其以稱
字爲褒則如司馬華孫來盟謂其憂國舉職而不知其爲公
子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褒貶之例斷斷不可通于春秋

莊十二年傳僖十五年秦又戰韓傳卜又戰韓傳大僖二十三年
遇太宰督于晉戰韓傳侯徒父筮之吉夫請以入公重耳適諸國
東宮之西又車敗詰之對涉河
殺之
曰乃大吉也

案涉河兩字當粘上
言字讀是卜徒父口

中語非敘事也言當
渡河取晉地耳猶癸

杜註殺督不杜註秦伯之
書宋不以告軍涉河則晉

二十八年慶封傳曰
克見血在氏峭何文

正義曰懷襄奉區蔡
水爲公子澆水洗手

案晉相宋公兩世為
國正卿共二十八年
宋豈有不以告之理
其告亦必先于牧伯
是仲尼削之也晉係
弑君逆賊得道天討
至厥年乃見殺幸矣
雖魯史書之聖人常
特削以明春秋之義
杜氏于晉無貶而反
以仇牧為貶不亦誤
乎

侯車敗也秦

伯不解謂敗

在己故詰之

案侯車當作侯車謂
探侯之車如後世哨
騎相似蓋秦伯之偏
師耳卜徒父策之而
偏師先敗秦伯以其
言不驗故詰之對曰
此敗乃大吉也三敗
之後必獲晉君一時
問答神氣是如此乃
正義曰如杜意則謂
字方有來應若說晉
侯車敗秦伯得勝無
疑要詰乃字亦轉不
去矣杜又牽強說秦
伯不解疑敗在己故
詰則秦伯不應賤職
至此軍中消息勝負
辭無有不協韻者詩

茲往往如此其實秦
未嘗涉河也若說是

秦伯之軍涉河則秦
在河西晉在河東疆

界甚明韓為今陝西
同州府韓城縣既涉

河而東矣安得復有
韓地乎杜解尤錯

又十乘三去

三去之餘獲

其雄狐

有必歸晉侯可證文
義本易解若如杜說
則喪歸當屬夫人夫
穆公在外夫人在宮
情事相反

侯入則夫人

或自殺

案兩歸字俱當歸晉
侯身上說入謂入廟
未詳秦區沃盥猶言
獻俘即下文云殺之
侍執中備既而知其
也秦伯云獲晉侯當
為姪婦揮令遠去欲
好好送歸若殺之料
以避嫌故下文懷羸
以喪歸焉用此左傳
怒曰卑我也玩既而
厚為之禮而歸之史
記越世家宋公長明
項與上沃盥是兩事
違持其弟喪歸歸字
杜註即粘定上說解
多如此用法且下文
作揮水之揮謂以羸

既而以淫手揮之使
水滿汚其衣

案揮字只當作揮使
遠去之揮懷羸是故

中即自殺亦不得云

喪歸歸字無著落矣

或疑秦伯未必如此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三十七

晉書

卷之七

三十七

駭然何至錯認劉氏
 茲亦說是秦伯車敗
 則侯者五等總名國
 君大就不應專屬之
 晉又云韓戰之前秦
 晉未有交兵何得言
 晉侯車有三敗孔氏
 又駁正之曰秦是伯
 爵晉實是侯爵故知
 是晉侯車敗尤迂滯
 可笑若然則秦是伯
 爵應稱伯車楚是子
 爵應稱子車乎又謂
 晉侯車三敗是車有
 敗壞非兵敗尤牽強
 車敗不過如鄭伯之
 車償于濟一乘兩乘
 之類耳若說未交兵
 兩軍相去尚遠晉車
 偶然顛覆奈何緣知
 即知亦何必著意而
 同查正字通侯與侯

小雅鳥鼠飲去君子乃勢有所不得殺也
 攸羊去亦作平聲讀晉實強大殺之則晉
 也此三法如易王用之臣子致死于我秦
 三驅相似凡出獵之鳥得不畏獸下文晉
 禮皆用三驅此言秦其後必大姑樹德以
 車三敗之後三次擊待能者秦穆之心事
 兵前進必獲晉君也可知矣殺晉侯直一
 解作敗壞而去抽帶匹夫而有莫大之仇
 可矣

歸晉侯則外施不殺
 之恩而陰有得地之
 實秦早籌之熟矣故
 以厚歸之言實出本
 心并不待夫人之登
 臺壘斯也

古人本通用尙書馬
賈五百甲侯服孔子
曰侯侯也斥侯而服
事射義射之有侯所
以侯中否明工拙也
王制疏引元命包云
侯者侯也侯王順逆
故謂之諸侯如此則
侯字不煩改讀已當
作侯字解孔氏疏尙
書禮記已有的訓何
獨于此處不引作證
反多此牽強之說乎

僖二十四年僖二十八年僖三十一年文六年閏月文十三年太
冬晉侯夷吾公子買戍衛夏四月卜不告月猶朝室屋壞
卒傳僖二十不卒戍刺之郊不從乃免于廟
杜註太廟之

三年九月晉杜註內殺大牲猶三望

杜註文公闕室

惠公卒

夫皆書刺言杜註三望分不告朔怠慢

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為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

杜註晉文定用周禮三刺野之星國中政事雖朝于

案杜孔之誤吳氏敵己駁之詳三傳異同表而家氏鉉翁獨取其說謂魯用王禮有

位而後告惠之法示不枉山川皆郊祀廟則如勿朝

太廟有文世室武世室周公廟居中魯公

公之喪

濫也

望而祭之

故曰猶猶者

武公為兩世室經嘗

案二十四年當係二

案此刺字直訓殺字正義曰公羊以為祭

可止之辭

案汪氏克寬曰春秋

十三年之誤晉之九

爾雅釋詁刺殺也說泰山河海鄭玄以為

書猶朝于廟即聖人

太室謂太廟當中最

傳因赴告從晉夏正

禮三刺之義不同周其地山川則不祭且

愛禮存羊之意謂朔

尊之世明是周公廟

而經自用周正耳經

禮司刺之刺蓋取審魯境不及于河

則告朔之禮猶有存

其諫尤甚武宮乃季

傳所載時日本合杜

察之義一刺曰訊羣張氏洽曰鄭杜恐臆不告而朝廟不廢

祭明堂位傳會為武

祀明堂位傳會為武

氏不解秋冬為夏正

臣再刺曰訊羣吏三說蓋天子四望魯比

以己也杜氏亦云可

年此時尚未有何得

周正之別又承四字

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天子闕其一故三望

止之辭大夫春秋之

授以為據乎當從公

之為而不改遂謂文

問之而已漢武帝置書曰猶者言不當望

之喪世豈有不告已

殺也彙纂云自鄭康

之喪位而後告惠公

刺察事情之義不訓不出境何為言猶以意

之即位而先告先君

殺也彙纂云自鄭康

見闕文表後

成誤釋周禮之刺為受之矣

殺于是杜氏預以下

案分野國中說乃

春秋大事表

卷四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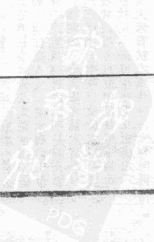
杜註正謬

陝西求文齋

皆引三刺之義以釋賈逵服虔鄭玄之舊
 此經胡氏傳亦用之說也杜氏襲用之其
 不知公子買正是無意以三望原合體特
 罪而枉殺公實畏晉廢郊天而修小祀故
 又畏楚殺一子蒙以譏不知成王賜魯重
 首鼠兩大國之閒其祭三望原與郊禘而
 事甚曖昧豈得昭然並錫魯借由來久矣
 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視為常事不悉書因
 萬民皆言合殺乃始事而書以志前之非
 殺之手惟公羊傳云禮耳

內諱殺大夫謂之刺
 家氏鉉翁曰殺無罪
 大夫春秋所深惡故
 不書殺而書刺蓋知
 其無罪而殺之幽閔
 之中其義為得之矣

文十五年齊宣九年陳夏宣十一年楚宣十二年晉昭五年舍中
 人歸公孫敖徵舒弑其君納公孫靈儀楚戰于邲傳軍
 之喪平國行父于陳晉人或以廣杜註罷中軍



杜註大夫喪 杜註靈公惡 杜註二子能 隊不能進楚 季孫稱左師

還不書善魯 不加于民故 外託楚以求 人碁之脫屣 孟氏稱右師

感子以赦父 稱臣以弒 報君之讎內 少進馬還又 叔孫氏則自

崇仁孝之教 結強援于國 碁之拔旆投 以叔孫為軍

故特錄敖喪 衡乃出 名

歸以示義 步而討陳賊 杜註碁教也

案敖慢天王棄君命 凡弒君稱君若無道 罪在不赦魯誅之可也 稱臣臣有罪也 其絕之不為立後亦可 意謂稱國以弒者為 乃更歸其喪晏然若 言無道明著弒君者 無是事者此魯政刑 之名氏為臣有罪已 之失而三家所出強 為大謬不通杜又從 也胡傳雖杜氏之謬 而為之說假令靈公 謂聖人以赦者教陸 惡加于民遂將諱弒 氏酒謂既臣其子不 君者之名氏乎

補過故君子 善楚復之

案此因左氏有禮之 說而其謬更甚焉者 也二子從君子昏致 君見弒其罪與親弒 此傳亦宜依此解經 亦互相推證莫肯盡

案靈公朋淫殺諫無 道已極而杜氏為寬 之此為例所拘強求 其說而失之者也左 傳于宣四年鄭公子 歸生弒其君著例曰 凡弒君稱君若無道 罪在不赦魯誅之可 也稱臣臣有罪也其 絕之不為立後亦可 意謂稱國以弒者為 乃更歸其喪晏然若 言無道明著弒君者 無是事者此魯政刑 之名氏為臣有罪已 之失而三家所出強 為大謬不通杜又從 也胡傳雖杜氏之謬 而為之說假令靈公 謂聖人以赦者教陸 惡加于民遂將諱弒 氏酒謂既臣其子不 君者之名氏乎

案杜氏此言不過因 襄十一年傳孟孫子 洩帥右師而又言武 叔退而蒐乘疑叔孟 各自為軍故云爾不 知此是武叔怯懦不 勇出陳而委孺子于 蔡啟商碁閉王室哀 敵故孟氏亦懷怨望 四年傳少康為牧正 無鬪志五日而始從 碁鹿能戒之杜子雨 未敗而先奔不特叔 孟與季貳并孟與叔 亦互相推證莫肯盡

春秋大事表 卷四十八 杜註正論 陝西涼友齋

堯舜不聞以禹之典
宥綏之盛況文伯惠
叔又未有大功可顯
其父之過乎

昭七年暨齊

平傳曰齊求

之也

杜註齊伐燕

燕人賂之反

從求平

君無異且先儒謂若謂作教字恐兩軍力此其證也謂左右
齊楚必誘楚子以利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二軍而外另有叔孫
縣陳之謀二子實啟之理宜訓毒字爲近之軍名斷無是理方
之使徵申叔時之言情至正義謂說屬拔望溪曰中軍既毀則
陳不國矣如此陷君施皆是教人之語尤仍二軍矣清之職季
賣國之徒尙謂其功不可通二句是教晉兵爲左師孟叔爲右
足稱過而反賣洩治人事脫屬尙不能以師則謂三桓各有一
以賈有惡正醜直獎險吏拔施投衛乃得軍謀矣

哉

劉氏敬曰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來與魯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彼燕人行成者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號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暨齊平也自昭公卽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平三月叔孫始如齊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盟章灼不疑

己上係杜氏解經傳之誤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
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
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
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衰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
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
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
名字見衰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洩治之直諫
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弑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
子愁之爲國除惡與良霄欒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
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
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

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未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鄆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旣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旣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于諸侯耶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一
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衰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
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春秋杜註正譌表卷之四十八終

陝西求友齋校刊

春秋人物表敘

昔班孟堅纂漢書列表十其終曰古今人表余讀之殊苦其不倫自邃古義皇以至孔子下逮桀紂幽厲妲己褒姒夏姬之徒列爲九等猥雜已甚且世代遼遠難可悉數以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物號爲極盛無論孔子大聖垂法萬世卽如柳下惠之和聖季札蘧伯玉之大賢亦古今罕儷而讒佞亂賊之徒後世之殊形詭狀者亦莫不畢見于春秋之世無他國異政則賢否絕殊世變亟則奸邪輩出也謹就其中區其類爲十有三曰賢聖曰純臣曰忠臣曰功臣曰獨行曰文學曰辭令曰佞臣曰讒臣曰賊臣曰亂臣曰俠勇而以方伎終焉凡孔門弟子之見于左傳者靡不具載所謂附驥尾而名益顯其餘寧慎無濫而向戌欒書之列於讒臣

春秋人物表卷之四十九

錫山 顧棟高復初 輯

金匱 弟龍光海門 參

賢聖 純臣 忠臣 功臣 獨行 文學 辭令 佞臣 讒臣 賊臣 亂臣 俠勇 方伎

共十五人 共十三人 合孝子共二十一人 共八人 共十一人 共七人 共十五人 共十五人 共三十人 共八十人 共四人 共十九人

人 三人又 附二人 人 又附二人 人 在內 人 人 四人 人

柳下 衛石 魯孔 周單 魯叔 鄒子 魯展 隨少 晉外 衛州 鄭叔 魯曹 周冷

惠 碯 父 子 肸 宋皇 喜 師 嬖 五 吁 段 沫 州 鳩

遽伯 齊鮑 宋仇 劉子 公冶 武子 周王 鄭申 東魯 羽 齊連 晉鉏 晉師

玉 叔牙 牧 魯季 曹子 晉叔 孫滿 侯 關 嬖 父 稱 覺 曠

延陵 衛甯 晉荀 友 臧 向 鄭燭 晉香 五 宋華 管至 吳鱗 楚鍾

陝西求友齋

季子俞

息 齊管晉介吳季之武童

二人諱殺世子

督

父

設諸儀

先師孔鄭子宋蕩仲

之推札 秦西夷羊

申生

鄭高鄭傅楚石魯梓

子皮

意諸晉原楚申楚倚乞術五

宋寺渠彌瑕

乞 慎

子路晉祁陳泄軫

包胥相 鄭商長魚人伊齊無魯叔

鄭裨

冉奚

治 狐偃宋子晉士人莛矯

戾 知牙

寵

有 鄭子吳伍

趙哀 文伯高 清沸向戌宋南楚令

周內

樊遲產

員 衰 曹公魯叔楚椒魁

二人比而殺世

宮萬尹子

史過

有齊晏魯叔胥臣

孫會孫豹舉 楚觀

子產

魯慶元

虢史

若 嬰

仲惠秦蹇 子臧之子 衛北吳公起

楚費父 周子

歸

子貢魯臧伯

叔 鄭公宮文子蹇衛彌無極晉里頹

晉史

子孫達楚伍

百里孫黑子 由 子環

逆太子殺伍

克 邊伯

蘇

羔

叔奢

奚

肱

鄭子

琴張

孫媯

司馬

楚闞

附

太叔

澹

子奮

揚伯

比楚

熊魯

臧

臺子

家羈

司

孫宜

僚武

仲

羽

晉士

馬戌

叔敖

鄭

鸞楚子

南宮

變

公晉

韓楮

商革

敬叔

鄭子

子閻

厥

人

司罕

晉董

知營

馬牛

魯仲

狐

魏

秦孫
農齊太絳

不茲

史氏

吳伍

宋向

看

楚世

子

魑

鄢將

子商

禽

公子

師

臣

祝跪

朝

與費無極比而

齊公

詹

晉樂

殺卻死

子商

父

王鮒

吳伯

人

薦國

齊梁

嚳

宋公

蘇

北據

獲殺伍員

子鮑

子

楚伍

魯豎

齊邴

齊易

舉

牛

獸閻

牙

遠啟

遠殺孟丙仲壬

職

寺人

卜偃

秦卜

徒父

魯卜

楚正

之父

周內

史叔

服善

人相

秦醫

衛世員

子伋夫槩

公王

子壽楚子

晉世西

子申子期

生申

楚御包胥

士棄沈

疾諸梁

伍尙

疆

宋寺

人柳

南遺莒太貂

與豎牛比而殺

仲壬

晉欒子遂頹叔

書晉趙桃

機殺三盾子

宋寺陳夏衛元

人柳徵舒咺

華鄭公楚潘

亥子歸崇

二人比而讎逐生魯公

緩

醫和

晉桑

田巫

楚范

巫裔

似

晉梗

陽巫

臯

楚養

以上五人係孝子

魯秦

子

梁子

齊丑

父

鄭唐

荀

楚王

孫由

華合比

晉欒孫敖

晉范書

楚鬬

鞅中行椒

良

樂祁纘

偃鄭公

即王良

樂盈范

鞅為之齊崔子宋

荀躒杼陳孔

受鄆勝衛甯

駘言于喜儀行

晉侯滅蔡世父

邢氏羊子般周王

舌氏更梁嬰楚公札子

以計逐

范中行

氏

于

以上五人係免君子難者

(附)

隨季

梁

虞宮

之奇

父

子比魯叔

忍董安

于讓於

知伯使

趙孟穀

之

許世孫僑

子止如

齊陳宋魚

乞石

陳恆向爲

鄭子人

駟鱗朱

楚公向

子圍帶

蔡公魚府

乘疾鄭尉

止

堵女

父

司臣

尉

駙

司齊

衛孫

林父

甯

殖 宋華 臣 齊慶 克 鄭良 符 晉欒 盈 楚申 公巫

臣

邾庶

其

齊慶

封

慶舍

盧

蒲嬖

周王

子朝

尹

肱	邾 黑	夷	莒 牟	慶 寅	虎	陳 慶	伯	毛	召 伯	氏
---	--------	---	--------	--------	---	--------	---	---	--------	---

宋向

亥

向寧

華

定

魯季

孫意

如

仲孫

何忌

宋公

之弟

辰

仲佗

石

疆

公子

地

樂大

心

晉趙

鞅

荀寅

士

吉射

宋向

魋

魯陽

虎

公山

不狃

楚觀

從

蔓成

然

公子

棄疾

陳侯

之弟

招

公子

過

楚囊

瓦

曹公
孫彊
魯司
馬襲
辰
季劬
侯
衛蒯
輒
渾良
夫

褚師

比

右各項俱極矜慎純臣列士變而不列士會以士會在秦時
爲秦畫策謀戰故也提彌明之于趙盾董安于之於趙鞅俱
以身死難而不得與于忠臣之列以爲私家盡力貪其豢養
之恩而不明大義特與佞倖有別耳鬻拳兵諫不可以訓于
文與管仲同時而專事猾夏華元合晉楚之成爲向戌弭兵
之倡趙武韓起文雅優柔使晉伯業不振其功業俱無足稱
故俱沒其名不列楚子西與仲歸謀弑穆王鄭羣公子謀殺
子駟俱事成則爲討賊不成則身族滅而受惡名春秋于楚
大夫宜申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存恕道此聖筆之權衡也

衛子鮮託于木門終身不入衛國疑可入獨行然先儒謂其
導甯喜以弑君又不忍負甯喜而甘棄其君兄亦未爲知道
較魯之叔胥曹之子臧遠矣卜誦圉人犖及程滑親加刃于
君父而賊臣不列其名以其微者且安知非歸獄罪當坐主
謀不使他人得分其罪如後世魏高貴鄉公之死當坐司馬
昭賈充不當及成濟也齊襄之弑從死者三人齊莊之弑從
死者十人後爲莊公報仇者二人然平日從君子昏苟私于
所事烏得謂明于大義得免佞倖足矣凡茲去取俱有微意
不得以脫漏爲嫌壬戌十月下浣復初氏識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多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

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憝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爲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爲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爲衛桓之駢首就夷卽爲晉之三世有亂其機閒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段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皙仍使之餽口于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于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爲殺旣于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爲亂哉段恃母之寵愛

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予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碯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碯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于無奈而謂石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子乎嗚呼于石碯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于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于殺此見世俗之情私于父子而薄于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爲衆所惡無有肯爲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肇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

爲得罪名教耳使爲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弟
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爲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
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于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
負荷于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反是春
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于稱人以弑則曰
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于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
之使君父于凡桀鰲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
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
之事不見于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著明隱四年書衛州吁
弑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
隱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鄆稱鄭伯舉爵爲無譏段不言弟爲削其

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搃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奸謀實闕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敝而建文失于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紲俾之合志併力而虜以謀我其失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爲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

驚此必有先爲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倣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爲慮其疏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于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騃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驚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于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也夫子刪詩于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于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于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于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

叔段則曰段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爲貶稱爵爲無譏而于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構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于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桓爲之伐鄭未幾而卽見殺于州吁州吁弑君魯隱爲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卽見弑于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熟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爲後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爲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勅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肇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爲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烏雀況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法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爲亂賊立一護符爲君父設一箝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寧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

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眾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于商矣若謂周公爲國家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一既立則社稷爲重而身爲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爲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佞夫夫僭括欲弑王而立佞夫佞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故佞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傳則曰非弑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三傳則云非弑也進

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卒同例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奸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卽子野之蒙弑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自發其奸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爲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爲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衛石碻論

嗚呼吾觀于春秋衛石子之事而知古來之除奸必出于慎密持重而輕發則未有不敗者也當石碯之極諫于莊公時此特禍之始萌耳逮莊公薨而桓公立此時莊姜爲主于內石碯老臣柄政于外豈不可奪其兵柄斥居外國亂何從生而顧告老以去此必度知桓公之爲人柔懦不足與圖事又州吁權譎能使其衆觀石碯之子厚爲之出死力則其人可知先發恐至僨事故隱忍不發至十六年亂果成列國不惟不能討而反爲之援此時石碯決計圖之然猶未敢聲言討賊父子之間未嘗偶露至石厚問定君之計乃使入陳請覲告于陳而使執之此特一匹夫之力耳可見兵權在握君無如其臣何父無如其子何然此計何不發之于十六年之前使桓公不至于弑而國君新立州吁罪惡未著則爲桓公

內不能容其弟莊姜下不能容其子而石碯以殘害骨肉導其君
要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嗚呼始之能慎後之能斷指麾談笑
變故立定石碯可謂千古一人矣後世具此大力以小人而除小
人則有若元載之于魚朝恩史彌遠之于韓侂胄而大臣謀國誅
翦巨憝則若王曾之除丁謂楊一清用張永以除劉瑾徐階之計
除嚴嵩俱外不設異同之迹機會可乘不崇朝而制其死命譬之
搏虎一擊不勝則將爲所噬吾獨悲夫明季諸君子絕無長慮卻
顧之術虛張聲勢恣意抨擊俱入奸闇之手卒之身填牢戶而國
運亦隨以斃後之君子其亦觀于石碯之事而審所措置哉

晉狐偃趙衰胥臣論

從古一國之與莫不有股肱宣力之臣後利而先義推賢而讓能

蓋自唐虞之世禹皋稷契交讓一堂下逮春秋伯者之佐亦莫不稟此意以周旋無後世草昧初起飲酒爭功拔劍擊柱之態于此益知先王禮義之教去人未遠也余觀晉狐偃趙衰胥臣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從公子于外十九年幸得返國卽使其才庸下亦當居首功況三人皆天下才而當作中軍謀元帥之時趙衰薦卻穀又讓欒枝先軫狐偃讓于狐毛而已佐之猶曰此其同列兄弟也逮狐毛死先軫子且居爲上軍將而狐偃佐之先軫死子且居嗣爲中軍將而趙衰佐之胥臣亦舉卻缺而終三人之世未嘗將中軍夫狐趙于先且居爲丈人行而先軫未嘗有從亡之功乃父子並將中軍上軍兩世而狐趙爲之佐先氏偃然列其上而不疑狐趙泰然處其下而不忌相與出奇效策戮力同心此豈文公之

德有以致之殆亦氣運使然天生此三人以昌晉之伯也至再世以後狐偃子射姑以易班殺陽處父矣趙盾逐賈季放胥甲父矣胥童以胥克之廢怨卻氏矣植黨樹權營私報怨卽其父子祖孫已有絕不相似者殆亦有莫之爲而爲者耶余觀人臣功名之會莫不敗于爭而成于讓樊舞陽以蓋世英雄而淮陰侯謂生乃與噲等爲伍李道宗以宗藩宿將而尉遲敬德至拳毆道宗目幾眇趙韓王以儒臣佐命亦不免有專權之譏蓋讓德之難如此元李思齊與察罕同起兵逮察罕死子擴廓總天下軍而思齊不爲之下至治兵相攻若三人者豈特天分過人蓋亦沐于先王禮義之教浸淫而不自知觀趙衰之薦卻縠曰說禮樂而敦詩書胥臣之舉卻缺曰敬德之聚而子犯詔公子不以得國爲利至蹈九死而

不悔非有得于聖賢之教而能然乎夫三子偶不爲聖人所論列而會氏傳大學戒言利而述舅犯仁親之訓其意以爲過齊管仲遠矣夫鮑叔牙薦管仲而管仲治齊專與魚鹽之利不聞爲國樹人三子所舉人才晉國賴其利者再世而管仲死五公子爭立齊國大亂不聞有管仲推轂之臣爲國柱石主持國是則較三子者之優劣豈不大相遠哉

鄭燭之武論

世多稱燭之武退秦師謂與展喜犒齊同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以余考之良不然燭武特戰國策士之先聲偷取一時之利其實兆鄭二百年晉楚之禍者燭武爲之也何則鄭之大患在楚而唯秦與晉合則力足以抗楚庇鄭而無患往者齊桓嘗勤鄭矣卒之楚

患未已甚者江黃則爲楚所滅獨至城濮之役晉合齊秦攘楚楚力屈遠遁而鄭乃得安意事晉今一旦秦晉以小嫌伐鄭其實主兵者晉也爲鄭之計宜屈體以求成于晉晉退而秦亦退秦晉之權不失則晉之足以庇鄭者如故也乃閒秦撓晉用三帥戍之未幾秦旋圖鄭使晉襄不禦之于殺而鄭蚤爲秦滅矣一自殺之師起而秦晉之仇不解楚且乘閒以合于秦使晉力疲于西不得復致力于東楚得日翦東諸侯而無忌鄭且駸駸日逼矣夫秦晉楚匹也燭武第知當日說秦可以紓二患不知啟秦窺覷之心而又多一秦患幸而殺師扼之而秦患不至而晉勢孤力分不能抗楚而楚禍方深厥後秦晉之仇二百年不解而鄭國晉楚之禍亦二百年不息犧牲玉帛待于二竟猶不得免是誰之咎哉晉悼之興

結吳撓楚楚之有吳患猶晉之有秦患也楚勢稍屈而鄭亦得以稍安然吳卒肆橫齊魯且惴惴焉向使秦晉合力足以制楚而有餘無用召吳中國不特無楚患并無吳患矣余反覆晉楚二百年事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于燭武之一言爲之階也後之當事變者長慮卻顧審擇所從母偷一時之利而釀百年之害致蹈燭武之故智哉

衛蘧伯玉論

余觀伯玉世稱大賢夫子亟稱之及觀左氏傳于襄十四年孫甯逐其君衎逮二十五年衎復入伯玉俱不對從近關出曰嗟乎左氏所稱殆不可信如果有之是春秋之馮道也尙安得爲伯玉乎哉且夫子之作春秋將以嚴君臣之分立臣子之防使爲人臣者

盡忠不貳以事其君今以伯玉此舉爲合道是使後世之偷祿取容全生苟免者有以藉口與春秋之志違矣夫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傳曰謀人之家國危則亡之當孫林父之以謀告伯玉也伯玉能正色直辭以折之使不敢動上也不然乞師大國討孫甯之罪而復其君次也不然則逃之深山終身不復出又其次也乃衍出而臣剽剽弑而復臣衍有事則束身出境無事則歸食其祿視其君如奕棋漠然不關其慮是五代之季畔亂反覆者之所爲而謂伯玉出此乎哉或謂伯玉身非正卿故委蛇以合道又非也夫位之崇卑不同而其爲人臣子則一也今有人欲劫質其父謀之其子更十年而復歸之其子乃愬然不顧其父之出也聽之其父之歸也復受之是尙安得爲人子乎或又謂衛侯之出其君實甚

晏子所謂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者非歟曰晏子之論後世猶有非之者況獻公之出特以不禮于權臣而孫甯謀先非有淫昏不可道之行尤不可與齊莊之弑同日語也子朱子乃引爲卷而懷之之證余疑其事而急辨之如此曰然則左氏非實錄歟曰左史一也史于武公之德而謂其弑共伯而自立豈弑立之事亦有可信者歟

列國諡法考

鄭夾深著諡法略謂諡有美而無譏臣子當大故之際而加譏貶于君父非先王之法楚頽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此蠻夷之習也嗚呼鄭氏好爲異論而不自知其顯同于始皇之見且鄭氏獨未聞孟子乎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係周時

人幽厲豈非惡諡其疏謬不待辨而可知矣。廼余遍考春秋之世，通君臣皆有諡者，惟魯衛晉齊四國爲然。然皆卿有諡而大夫無諡，公族世卿有諡而庶姓無諡。其餘遠國如秦楚中夏如宋鄭則君有諡而臣無諡。至吳越徐莒則君臣皆無諡。秦之蹇叔百里奚楚之令尹子文孫叔敖子重子反皆位爲正卿者有功業不聞以諡稱也。宋華元向戌無諡。鄭之子皮子產子太叔皆赫然著見于春秋之世而後世不聞以諡稱。二百四十二年莊公世惟一公父定叔僖公世惟一皇武子襄公世惟一馮簡子哀七年有鬬弘別爲桓子思九年有罕達爲武子賸然杜註惟于公父定叔及鬬弘明之曰諡其餘則無註。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諡此第見于國語而左傳則無之。至魯衛齊晉得諡

者最多篡弑之賊如魯共仲季平子衛之孫文子甯惠子齊之崔杼晉之趙盾無不有諡而衛之史魚蘧伯玉無諡孔子大聖人亦無諡則以異姓非世爲卿晉以祁奚叔向之賢而無諡則以雖公族而非爲正卿晉有非公族而得諡者惟樂王鮒一人則或以晉君之嬖而爲范氏私人之故夫易名之典起于周公當時以直道行之而其後世惟論爵秩之崇卑且爲世室大家所竊據而虛稱美號加于篡逆之賊如慶父之爲共意如之爲平謬盤尤甚周公之後裔且然況其外餘子乎子貢與孔子尙論諸賢如孔文子公叔文子二人斤斤有循名責實之思而仲尼之卒哀公作誅子貢不聞請諡意其時已成習尙雖孔子大聖不得援公族之例以請歟此外如陳之轅宣仲公孫貞子蔡之聲子邾之茅成子他國行

諡亦閒有之然傳文闕略莫可深考吳越之君如闔閭句踐皆無諡故以延陵季子之賢而亦不得諡成十四年莒子朱卒楊氏士勛曰渠丘公也葬須稱諡莒無諡故不書葬徐子章禹亦無諡是則蠻夷之俗不知有諡而鄭氏之言顧反之此尤不思之甚也夫諸國之無諡用夷禮宋之無諡因殷禮獨鄭爲王室懿親冠蓋交于中國而其諡見于傳者寥寥止三四人然其行事皆不概見于春秋其顯然著名者則無諡此不可解者余爲列其端緒以俟後之君子博考而得其故焉乾隆十年七月下浣五日復初氏識

春秋人物表卷之四十九終

春秋列女表敘

周家世有婦德自周姜以迄任嬀世嗣徽音文王后妃化行江漢其易汙亂以貞信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逮春秋之世四百餘年禮教陵夷衛興新臺之刺齊有南山之行魯以秉禮之國再世女禍文武之家法盡矣吾夫子作春秋內大惡諱而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于穀如齊師享祝且繁稱不殺豈非著其淫泆不道爲世鑒哉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是以春秋卿大夫家咸淫狡失行外于禮法通室易內恬不知恥春秋大書紀叔姬宋共姬之卒蓋欲撥亂世反之正而或謂叔姬不當歸鄫共姬女而不婦聖人書之以示譏一何刺諺乎余倣孟堅遺意將春秋列女區爲三等最上節行其次明哲下則縱恣不度因而亡國喪家戕夫殺子者有之

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輯春秋列女表第五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春秋列女表卷之五十

錫山

顧棟高復初輯

金匱

華育濂師茂參

上 節行 共十二人

中 明哲 共十一人

下 縱恣不度 共三十二人 又附二人

衛莊姜

楚鄧曼

魯文姜

戴嬀

秦穆姬

哀姜

許穆夫人

衛敬姜

敬嬴

紀叔姬

晉季隗

穆姜

宋共姬

姜氏 齊桓公女

季姬

楚季芊 鍾建妻

曹倍負羈妻

季姬 齊悼公夫人

魯公父文伯母

晉趙衰妻

介之推母

卻缺妻

齊杞殖妻

莒紀鄆婦人

晉伯宗妻

叔向母

鄭徐吾犯之妹

子南妻

齊辟司徒之妻

鄭燕姑

穆公母

庚宗婦人

豎牛母

周隗后

衛夷姜

宣姜

宣公夫人

宣姜

襄公夫人
戴公嫡母

南子

孔悝母

孔姑

孔文子女
太叔疾妻

齊連稱從妹

聲孟子

棠姜

慶封妻

盧蒲嬖妻

宋襄夫人

晉驪姬

齊姜

賈君

祁勝室

鄔臧室

趙莊姬

樂祁
樂盈母

鄭子妻

陳夏姬

蔡世子般妻

楚太子建母

(附)

鄭雍糾妻

祭仲女

齊盧蒲癸妻

慶舍女

案晉懷嬴魯施孝伯女俱係失節婦人而非其罪且其人亦頗明了見事機識道理然無可裒如後世蔡文姬一流息媯委身事仇更下一等然自入楚以後未聞失檢卽有子元處王宮事而不著其淫通事迹魯鄆季姬左氏傳與公羊各異然諸儒謂宜從公羊姑闕疑俱沒其名不列可也鄭雍糾妻

齊盧蒲癸妻雖與淫肆殊科然亦人倫天理滅盡矣特附于
列女之下用志春秋世變之極云十月下浣又識

衛夷姜晉齊姜辨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說
者因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愚嘗反覆核其年而知左氏之誣也
据閔二年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註謂蓋年十五六宣公之在位
止十九年而朔尙有其兄壽則奪伋妻之事計當在卽位之元二
兩年佞年可娶亦必當十五六而宣公之兄桓公凡十六年而爲
州吁所弑則烝夷姜當在桓公卽位之初年矣凡先君之妾媵嗣
君當嚴閉深宮無有他公子得濁亂宮掖者而宣公爲公子時又
出居邢遠寄他國無由得近借令有之亦當闕不令宣何乃顯然

屬諸右公子猖狂無忌如此且夷姜何人當卽莊姜之姪娣也而右公子卽宣公之兄弟莊姜嚴正惡州吁之好兵豈反不惡宣公之淫亂而石碯老臣謀國手定州吁之難創深痛鉅豈有迎穢迹彰聞之公子而奉以爲君此萬萬必無之理至獻公之于齊姜事尤不類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使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係晉獻公之十一年若申生是烝武公之妾所生想當在卽位後年不過十歲重耳夷吾必當更幼以三稚子守宗邑與邊疆適足啟戎心而使民慢何謂威民而懼戎又僖二十八年杜註謂重耳年十七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合共三十六年至此年四十據此則重耳守蒲時止六齡耳尤不可當重任觀楚子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時楚子年已五十而謂人四十者爲天假之年可乎案

史記重耳奔狄時年四十三歸國時年六十二則城濮之戰年已六十六與左氏假年之說相符合計守蒲時年三十二矣而申生居長則其生當在獻公爲曲沃世子時是時武公暴起方圖并晉志意精明豈有縱其子淫昏之事卽使有子豈宜復立爲太子唐之高宗不聞于太宗之世而先通武后也竊意夷姜齊姜皆二君未卽位時所娶之適夫人後因寵衰見廢橫加之罪左氏因而甚之耳史記俱不及烝淫事于衛則曰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于晉則曰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史公亦喜談女德者而于此二君則母曰夫人子曰太子絕無曖昧不可道之事此尤信而可徵者也夫宣公奪子婦獻公惑驪姬以致大亂幾亡國俱無足深道獨惜伋子之兄弟爭死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春秋列女表卷之五十一
過爲千古之純孝而其母蒙不韙之名不得不爲之辨爲考其年
之先後而論著之如此

此華子師茂之說余爲申其意而作辨噫讀書不具隻眼多爲
古人所誣鄭氏康成箋匏有苦葉云刺夷姜而取證于雉鳴求
其牡一語竟似襄夫人之欲通公子鮑矣罪狀輾轉增加夷姜
有知得毋叫冤于地下乎乙丑六月上浣八日復初氏識

春秋列女表卷之五十一終

陝西求友齋校刊